

書叢本基學國

識小案學清

輯撰鑑唐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書叢本基學國

識小案學清

(識小案學朝國名原)

輯撰鑑唐

行發館書印務商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七月初版

(23733)

國學基
本叢書
清學案小識
原名國朝一冊
每冊定價大洋柒角

外埠酌加運費匯費

編輯者 唐 鑑

發行人 王 雲 五
上海河南路

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河南路

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
上海及各埠

鎮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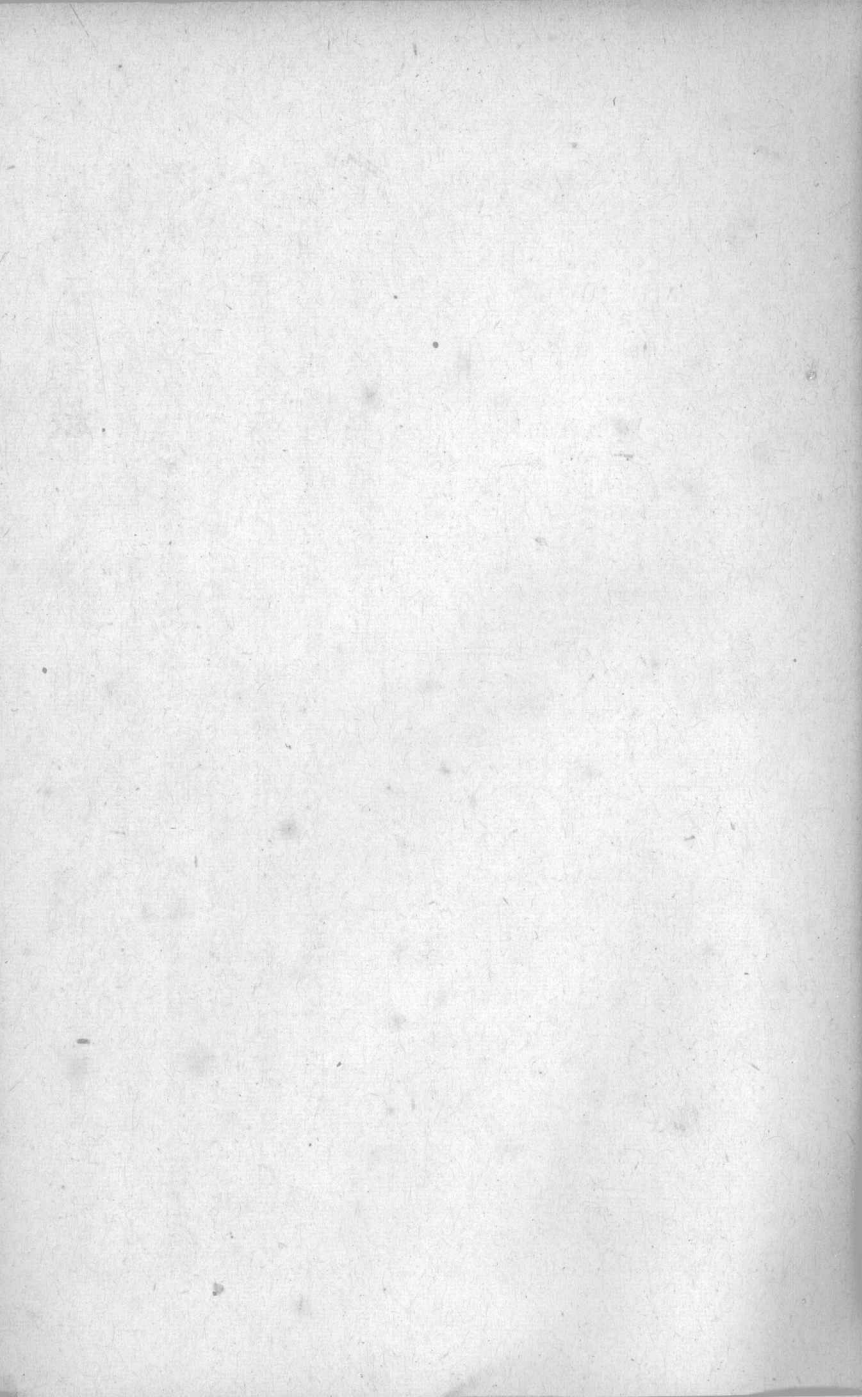
清學案小識序

近儒桐城姚氏曰。孔孟之統。必歸程朱者。非謂朝廷之功令不敢違也。以程朱生平行己立身。固無愧於聖門。而其論說所闡發。上當於聖人之旨。下合乎天下之公心。使後賢果能篤信遵而守之。爲無病也。又曰。宋之眞儒。得聖人之旨。諸經略有定說。元明守之。著爲功令。士大夫維持綱紀。遵守節義。使明久而後亡。其宋儒論學之效哉。旨哉斯言。程朱之爲功於天下萬世。卽孔孟之有功於天下萬世也。尊程朱。所以宗孔孟之道也。且夫道亘古今而不敝也。學所以範賢智而出於一也。由孔孟而來。道亦幾經晦明絕續矣。賴有爲之羽翼者。相與講明而恪守之。七十二賢尙矣。江都昌黎。間世相望。至宋而呂張黃真魏諸公。金華四子。元之魯齋。明之敬軒。敬齋。整庵。以逮國初諸名賢。遞相祖述。所以啓迪人心。昌明世運。燭重昏而發豐蔀。惟其皆以孔孟程朱之道爲道。以孔孟程朱之學爲學故也。然而異端楊墨。春秋時已有之。黃老於漢。佛於漢晉六朝隋唐。蓋自達摩來中國。明心見性。本來面目之說。足以溷中庸未發之眞。而惑溺高明之士矣。宋張無垢用宗杲改頭換面之智。始以佛說釋儒書矣。陸象山純作禪機。反以聖傳自任。又假儒書以彌縫佛氏矣。術益精而說益巧。彌近理而大亂眞。向非朱子無以犀照其姦也。迨明道一編。朱子晚年定論之輯。則又假朱子以彌縫佛氏矣。姚江提倡心學。專主良知。非聖無法。簣鼓一世。末派直指

心宗猖狂恣肆。猶幸困知之記。學蔀之編。砥柱中流。如一髮引千鈞。而其餘燄。至國初未熄。太沖黃氏以名臣之子。任文獻之宗。手輯明儒學案。宜如何廓清陰噎。力障狂瀾。而乃袒護師說。主張姚江門戶。攬金銀銅鐵爲一器。猶夫海門夏峯也。辨黑白而定一尊。不重賴繼起者。大有人在乎。我朝道統中天。君師立極。頒發性理精義。朱子全書。升紫陽爲十二哲。二百年來名儒輩出。庠序修明。爲元明所未有。乃循習既久。聰慧傑特之士。厭常喜新。則有崇訓詁而蔑繩檢。以漢學小學。凌駕宋儒者矣。言心性而遁元虛。襲六經註腳邪論。而顯背孔孟者矣。不守博文約禮。誠明敬義之訓。不知禮義廉恥之防。世道人心。流波莫挽。有心者所爲怒焉深憂也。我友善化唐敬楷先生。秉承家學。著述皆有關係。兢兢於學術真僞之辨。謂統紀必一。則法度可明。涂轍可端。綜舉國朝講學諸儒。次第甄錄。首列傳道。以清獻楊園。桴亭。清恪。爲正宗。其次湯文正以下十九人。爲翼道。得所翼而道不孤也。于北溟以下四十四人。爲守道。得所守而道益明也。又次黃梨洲以下。爲經學。許鄭賈孔。皆道之支流餘裔也。卷末附心宗終焉。其蒐采未獲。僅見他氏稱說者。爲待訪錄。以俟補輯。共十四卷。書成。授維鐫讀之。析之也精。疑似不能亂。辨之也確。異說不得搖。本其躬行心得之餘。著爲醇正謹嚴之論。蓋純從衛道辨學起見。而不參以愛憎黨伐之私者也。前後自序各案小序。指示周詳。聲情激越。婆心熱血。涌現行間。先生不得已之苦衷。至深且切矣。或曰。此編出。徒爲言王學者集矢。今王學勢已衰矣。何亟亟於是。余謂。今世言程朱者。束於功令。非其好也。卽好陸王。亦高

明之過。無二子之本領氣魄也。顧惟一種似是而非議論。務通朱王二家之郵。最足滋後學之惑。究其調停。皆左袒也。至理無兩是。正路無旁歧。得是書分明別白。而謬悠之說。不掃而自退。故斷斷不可少也。至經學卷內。斥西河不錄。於恕谷東原綿莊諸子。黜其妄作。而仍不沒所長。亦考見是非得失之林也。是書有學統之精嚴。而不病其隘。有學蔀之侃直。而不涉於苛。於以救陽儒陰釋之弊。而存道脈之真。其功正不小也。且安知夫自今以後。不更有如先生者。聞風興起。而一再續輯。以綿統緒於勿墜也。然則是書又安可以不急爲刊布也。維鑄構昧荒落。懼終身爲道外人。承命之下。爰撮其大凡。書以爲序。

道光二十五年小除夕愚弟構李沈維鑄拜譔



清學案小識敘

聖人之學。格致誠正。脩齊治平而已。離此者。畔道。不及此者。遠於道者也。七十子皆從聖人受學。而傳道者。推顏曾。其在顏子。曰博文。格致也。曰約禮。誠正脩也。即博即約。功分知行。而候無先後也。不遷不貳。誠正也。而格致存焉。擇善弗失。格致也。而誠正存焉。夫子於其問仁也。曰一日克己復禮。天下歸仁。而復申之以非禮勿視聽言動。蓋欲其知之明。行之決。絕去私欲。盡還天理也。厥後三月不違。如有所立。卓爾。顏子之格致誠正。何如哉。其在曾子。曰以文會友。格致也。曰以友輔仁。誠正脩也。即文即行。學有切磋。而道無內外也。任重道遠。知之至矣。而誠正可知也。忠信傳習。誠之至矣。而格致可知也。夫子於其日省之久也。曰吾道一以貫之。曾子舉以告門人曰。忠恕而已矣。蓋恐學者以空虛求一貫。不以真實求一貫。妄認本體。而忘工夫也。使之盡已推己。精察而力行之。以馴至於反身而誠。則一理渾然。而泛應曲當也。格致誠正。固如是也。夫學聖賢者。未有不有格致誠正而得者也。若別有捷徑宗旨。則顏子才高。聖人當化之以速。而何循循然。博文約禮是誘。猶有欲罷不能。欲從末由之歎也。曾子質魯。聖人當教之以易。而何以兢兢然不忠不信不習是省。猶有如臨深淵如履薄冰之召也。子思子受之曾子。爰以傳之孟子。孟子之知言格致也。養氣誠正也。集義則格致誠正之實脩。真積不襲取於外也。故曰必有事焉。而勿正。心勿忘。

勿助長也。勿正者。未發之中也。勿忘者。不睹不聞之戒。慎恐懼也。勿助長者。知致而後意誠。意誠而後心正。心正而後身脩。身脩而後家齊國治天下平也。擴而充之。卽此物也。此孟子之學。孟子之傳也。閱暴秦而漢而唐。賴有江都董子。昌黎韓子。以及伏鄭孔賈諸儒。前後羽翼。得以稍稍不墜。然歷六朝之陵替。五代之淆亂。孔孟之道不絕者如髮矣。天未喪斯文也。至宋生濂溪周子。中州二程子。又橫渠張子。楊游尹謝諸子。道之明已如日麗天中矣。朱子起於數十年之後。師事延平。得程子之嫡傳。以大學之綱領條目。示學者爲學次第。以中庸天道人道。明孔門傳授心法。以居敬窮理爲尊德性道問學功夫。集諸子之大成。救萬世之沈溺。其心其道。何異於顏曾思孟哉。後之學者。循其次第。如何格致。如何誠意。如何正心脩身。博學審問。慎思明辨。而篤行之。由忠恕以至一貫。亦復何可限量。而乃朝謁師。而夕思入道。夜入定。而旦言明心。貪便喜捷。世態有然。而學術亦有然也。矜奇鬪巧。人情多變。而學術亦多變也。於是新建者援象山之異。揭良知半語爲宗旨。託龍場一悟爲指歸。本立地成佛。謂滿街都是聖人。大惑人心。愈傳愈謬。踰閑蕩檢。無所顧忌。天下聞風者。趨之若鶩。駸駸乎欲禱程朱矣。生其後者。烏可不挽之於狂瀾。拯之於胥溺。而任其猖狂恣肆。使斯世盡入榛莽哉。夫學術非則。人心異。人心異。則世道漓。世道漓。則舉綱常倫紀政教禁令。無不蕩然於詖辭邪說之中也。豈細故耶。欣逢聖朝。昌明正學。崇獎斯文。特示優隆。重加尊奉。朱子升祔十哲之次。誠千載一時。億萬禩學統人心之所係也。宜乎真儒躍起。辨是與非。埽新奇而

歸蕩平。去岐趨而入堂奧。還吾程朱真途轍。卽還吾顏曾思孟真授受。更還吾夫子真面目。界限清。而後所知定。隄防密。而後所守嚴。志趨堅。而後所行篤。踐履實。而後所立卓。真儒之爲真。以此。夫學之所以異道之所以歧。儒之所以不真。豈有他哉。皆由不識格致誠正而已。習空談者。索之於昭昭靈靈。而障於內。守殘編者。逐之於紛紛藉藉。而蔽於外。斯二者。皆過也。今夫禮樂兵農典章名物。政事文章。法制度數。何莫非儒者之事哉。然當以若大經綸。蓄之懷抱。不當以賸餘糟粕。誇爲富強。朱子曰。盈天地間。千條萬緒。是多少人事。聖人大成之地。千節萬目。是多少工夫。惟當開拓心胸。大作基址。須萬理明澈於胸中。此心與天地一體。然後可以語孔孟之樂。須明古法度。通之於當今。而無不宜。然後爲全儒。而可以語治平事業。須運用酬酢。如探囊中而不匱。然後爲資之深。取之左右逢其原。而真爲己物。朱子之博。蓋博於內。而不博於外也。孟子萬物皆備於我之謂也。聖人之言典章也。莫大於顏子之問爲邦。曰。夏時。殷輅。周冕。韶樂。曰。放鄭聲。遠佞人。是必有順天應人。長治久安。大經濟。大功業。以運用於兩間。豈惟推天文。考輿服。講求樂律而已哉。其言政事。莫大於哀公之問政。曰。達道五行之者三。曰。九經行之者一。是必有事親知天。明善誠身。真本原。真學問。以彌綸於無際。豈惟考官祿。別等差。講明禮節而已哉。沾沾焉辨論於粗迹者。不知聖人之學也。外之故也。中庸曰。成己仁也。成物知也。性之德也。合外內之道也。故時措之宜也。治國平天下之事。豈在外哉。不障於內。不蔽於外。惟格致誠正者能之。蒙是編。自平湖陸先生始。重傳道也。有

先生之辨之力。而後知陽明之學。斷不能傳會於程朱。有先生之行之篤。而後知程朱之學。斷不能離格致誠正。而別爲宗旨。有先生之扶持輔翼於學術敗壞之時。而後知天之未喪斯文。有宋之朱子。卽有今之陸先生也。與先生同時諸儒。以及後之繼起者。間多不及先生之純。而能遵程朱之道。則亦先生之心也。他若指歸特異。不守朱子家法。則當分別錄之。不泯其本末。不掩其瑕瑜。俾後之觀者。於以見得失之林焉。是豈得已者乎。吁。人受天地之中以生。有是性。卽有是理。有是理。卽有是意。知心身。孰不可以希賢。孰不可以作聖。而惟工夫之不密。以至本體之莫充。則何若從事夫朱子之存省克治。居敬窮理。以馴至於誠而明。豁然而貫通也。是則所當共勗也矣。道光二十五年孟夏月小岱山人唐鑑。

清學案小識提要

傳何由而得其道乎。曰。孔孟程朱。道何由而傳得其人。曰。述孔孟程朱。述孔孟程朱。何由而遽謂之傳乎。曰。孔孟程朱之道晦。而由斯人以明。孔孟程朱之道廢。而由斯人以行。孔孟程朱之道。何由而遽明遽行乎。曰。辨之嚴。異說不能亂。行之力。同志服其真。雖未必遽能大明與行。而後之學者。可由是而進於明。進於行也。則謂之明可。謂之行可。謂之傳可。然而斯人也。或千載一見。或數百年一見。或百年數十年一見。或一人見。而數人隨之見。或見僅止一人。故傳之者少。而亦未嘗絕。伊川表明道先生之墓也。曰。周公沒。聖人之道不行。孟某死。聖人之學不傳。道不行。百世無善治。學不傳。千載無真儒。無善治。士猶得以明乎善治之道。以淑諸人。而傳諸後。無真儒。則天下貿貿焉。莫知所之。人欲肆而天理滅矣。是說也。吾於朱子之生。起而幸之。吾尤於薛胡二先生之歿。引而傷之。蓋明自正嘉以後。講新建者。大肆狂瀾。決破藩籬。踰越繩檢。人倫以壞。世道日漓。邪說誣民。充塞仁義。逮及鼎革。託爲老師宿儒者。尙欲以詖淫邪遁。淆亂人心。傷何如哉。孟子曰。吾爲此懼。閑先聖之道。距楊墨。放淫辭。邪說者不得作。夫孟子豈可復生哉。世有欲正人心。以熄邪說者。卽謂之孟子可也。卽謂之朱子可也。道之傳也。非斯人其誰與歸。述傳道。傳道者少。未嘗不爲道憂。翼道者衆。又未嘗不爲道喜。非翼道之重於傳道也。翼之則道不孤矣。道不孤。

則亂道者不能奪其傳矣。不能奪其傳而後統紀可一。法度可明。學術正而人心端。教化肅而風俗美。人道與天道地道並立矣。然則道之傳也。傳者傳之翼者亦相與傳之也。昔者吾孔子之講學洙泗也。以大聖人之德之道。統承堯舜禹湯文武周公。而集其大成。而及門從遊者。有顏曾冉卜。七十諸賢。且以賢聖之孫繼起而紹述之。而閱百餘年。楊墨爭鳴。衍儀橫議。賴有孟子奮其至大至剛之氣。辨論於黑白淆亂之中。而後吾夫子授受之真傳得以萬古不墜。朱子起千載之下。承二程之遺緒。奉四子書以詔後學。時則有若南軒東萊諸同志。咨詢辨難。又有若季通勉齋諸門人。往復商榷。可謂極麗澤之盛。幾乎踐東魯之遺軌矣。然而詆之者旋起。逐之者至欲加以禍道學。大爲厲禁。不亦危哉。由是觀之。吾之所憂者未容已。而所喜者亦幸而已。今夫彌綸天地。終古無所損。終古無所益者。非道也乎。傳與翼安足爲有無乎。然而天地非人不立。道非人不存。人顧不重乎哉。孔子尙矣。曾子子思孟子尙矣。朱子又豈易得耶。敬夫張子伯恭呂子又豈易得耶。孔子曰。聖人吾不得而見之矣。得見君子者。斯可矣。蓋慨乎其言之。憂何如哉。述翼道。

天下之患。莫大於不顧防檢。不敦節槩。不修禮義廉恥。不遵規矩準繩。破廉隅而趨巽便。棄閼範而就奔馳。容悅以爲恭。媵姁以爲敬。揣摩以爲智。遷就以爲才。委蛇以爲識。時務和同以爲近人情。飾詐巧以固恩權。假聲華而延名譽。揚揚自得。而不以爲可惡。赫赫陵人。而不以爲可悲。俾天下進者退者。行者居者。

尊者卑者。老者少者。貿貿焉莫知其所。然紛紛焉並莫知其所。以不得不然。喪其所固有。而亡其所本來。審若是也。道不幾絕乎。而幸也。天下有守道之人也。而惜也。天下有守道之人。而人多不知也。然而其人自在也。或當時蔽之。而閱時則章矣。或當途沮之。而窮巷則達矣。或流俗惡之。而高賢則尙矣。或功利詞章輩疏之。而道義交則親矣。何也。所守與時異也。今夫救時者。人也。而所以救時者。道也。正直可以懾回邪。剛健可以禦強梗。莊嚴可以消柔佞。端慤可以折侵侮。和平可以息橫逆。簡易可以綜繁賾。抱仁戴義。可以淑心身。周規折矩。可以柔血氣。獨立不懼。可以振風規。百折不回。可以定識力。守顧不重乎哉。吾每得一人焉。未嘗不正襟而起敬。端坐而緬思也。雖其人已往。而其流風餘韻。愈久而愈真。炳炳焉在天地間也。詩曰。雖無老成人。尙有典型。其斯之謂歟。述守道。

道歷千古之變。而未嘗墜。而自有秦氏之焚書。則幾乎墜矣。漢之興也。羣經復出。假令有能明道者。生於其間。則學術真。而統紀一。何至各立門戶。迄無指歸。而其相爲授受者。又大要解說辭意。綜核度數而已哉。然而典籍云亡。編簡散佚。老師宿儒。各得一說。以傳於天下。說雖不同。而經未嘗不由是以存也。於斯時也。易有施孟梁邱。書有歐陽大小夏侯。詩有魯齊燕。禮有劉向高堂生。后蒼。春秋有公羊穀梁鄒氏夾氏。此皆專門名家。最初之師也。厥後支分派演。愈推愈廣。歷千有餘載。而至於今。考古者。必溯其源。言師者。必從其朔。得其一字一句。遠蒐而旁獵之。或數十百言。或數千百言。曼衍而無所底止。而考證之學。遂

爭鳴於天下。蓋穿鑿傳會。亦在所不免也。然如天文地理。音學算學等事。則於古爲精。今夫經也者。聖人之至文也。聖人之至文。聖人之至道也。聖人之至道。人人之至道也。得人人之至道以求經。而經傳經傳。而聖人之道亦傳。孟子之後。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。朱子一人而已矣。其他則大氏解說辭意者也。綜核度數者也。乃或以辭意之別於今。度數之合乎古。遂至矜耀。以爲得所未得。而反厭薄夫傳聖人之道以存經者。是其所以自處亦太輕矣。秦人有敬其老師。而慢其師者。或問之曰。老師衣紫。師衣褐。或曰。然則非敬其老師也。敬紫也。今之遵漢經師。而詆朱子者。是亦敬紫之類也。又烏足與校哉。述經學。

無善無惡之說倡。天下有心而無性矣。有心無性。人非其人矣。世安得不亂哉。及其亂也。而究其所由來。歸罪於學術。則亦晚矣。吾於明季未嘗不嘖嘖俯仰。而重有感焉。天下事由前觀之。未必知禍之烈如此其極。由後觀之。恆懷懷於其禍之極。而莫可復追也。士君子盱衡往跡。俯念未來。未嘗不歎前乎此者之可鑒。後乎此者之可戒也。則學業之所謂心宗者。吾烏能忘於懷乎。今夫心不可恃。而恃之以性。性不可憑。而憑之以物。大學所以先於格物也。子臣弟友。物之最著者也。性之最切者也。是庸言庸行。亦良知良能也。仁義禮智。物之最初者也。卽性之最真者也。是至隱至曲。亦至大至廣也。聖人之所以檢察夫心者。此也。擴充夫心者。此也。豈索之於空。而聽知覺之昭昭靈靈乎。聽知覺之昭昭靈靈。而空以待之。恐性天路絕。而欲得所據矣。欲得所據。謂之無善誠然。謂之無惡。自欺甚矣。且恐惡念大來。不至於禽獸不止。是

以天泉一會爲陽明之學者。推闡師說。各逞所欲。各便所私。此立一宗旨。彼立一宗旨。愈講愈誕。愈肆愈狂。愈名高而愈無禮。淪澌流蕩。無所底極。而人心亡矣。人心亡。世教裂。而明社亦遂墟矣。有徵君孫先生者。與鹿伯順講學於明者也。入國朝。年已七十。遁影韜形。枯槁以終其身宜矣。而乃移講席於蘇門山。仍以其舊聞號召天下。是亦不可以已乎。幸而稼書楊園諸先生起而辨之。而天下灼然知心學之非正也。是亦稍足以舒吾懷云爾。述心宗。

跋

舅父是書之作也。先以其序命倬兄弟錄之。倬且錄且喜。幸千古之正學。不至晦於今日也。幸今日之學者。得有所指歸。不至惑於歧途也。幸倬之蒙昧無知。得是書之成。不至失所尊行也。今夫孔孟程朱之道。無日不在天下。天下之人。亦無一不在孔孟程朱之道之中。而何以有是有非。有同有異。有純有駁。有正有偏。若是其不齊也。不亦大可慨乎。夫考核之詳。非不是也。而斤斤焉以富爲量。以多爲能。獵其枝而遺其本。疏其流而棄其源。其失也外。其得也未。至若混一三教。動稱二聖。指魔爲道。認心爲性。不可空而空之。不可把捉而把捉之。斯之謂改換頭面。斯之謂簸弄神識。其更有輕詆程朱。薄視義理。句讀初明。而已橫生意見。魚豕粗釋。而已大肆狂譏。藉一言半語。以逞其辨爭。假末節細事。以誇其慧巧。助浮薄而益之瀾。率罵陵而揚之焰。此學者之深憂。人心之大害也。吾舅之爲是書也。以一生之真積。傾方寸之赤誠。爲斯世埽榛莽。爲後學正趨向。爲希賢作聖者。立一必可至之正鵠。其傳道四人。心程朱之心。學程朱之學。而言與行。卓然表見於天下。上可以此追宗乎孔曾思孟。下可以此近接乎許薛胡羅。蓋廣大精微。傳古聖賢之遺緒於不墜者。此其選也。其翼道十九人。言足以匡迪羣流。行足以羽儀四海。舉偏頗而扶之以中正。祛迷罔而牖之以誠明。蓋其所植者深。而其所以干城斯道者。至有賴也。其守道四十四人。堅定以